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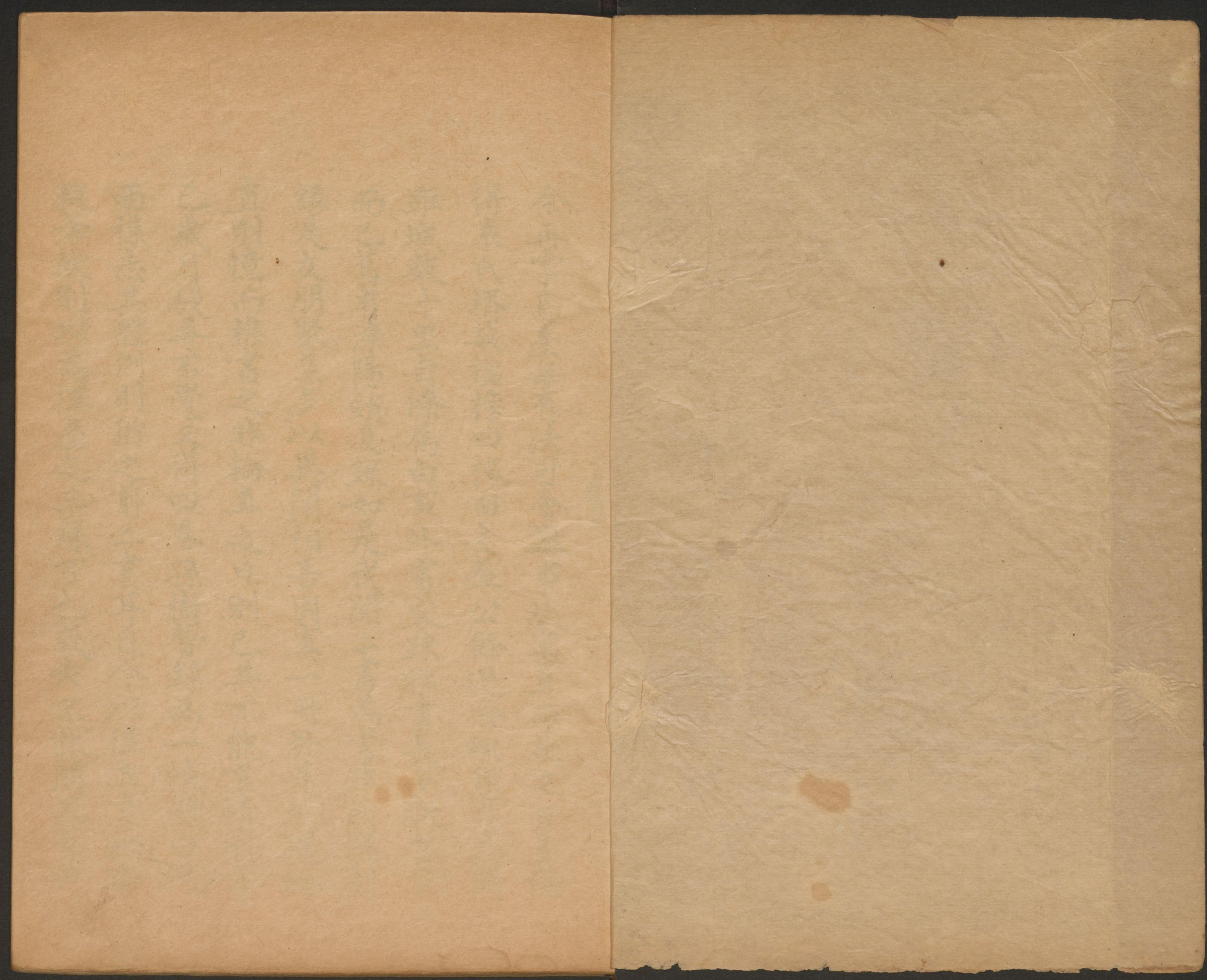
T 5748/2161.3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3 1955

卷之二







余再掌烏臺每有法司會讞事故寓直西苑之日多借
得表氏壻數楹榜曰槐西老屋公餘退食輒憇息其間
距城數十里自僚屬白事外賓客踈稀晝長多暇宴坐
而已舊有灤陽銷夏錄如是我聞二書為書肆所竊刻
緣是友朋聚集多以異聞相告因真一冊於是地遇輪
直則憶而襍書之非輪直之日則已其不能盡情則亦
已歲月駸尋不覺又得四卷孫樹馨錄為一帙題曰槐
西襟志其體例則猶之前二書耳自今以往或竟嬾而
輟筆歟則以為揮麈之三錄可也或老不能閒又有所

平姑突難處空也長又一卦十卦

師也本亦師也師交申師從同音非入巽八聲皆以

味師以卦此難對卦也味高師交師亦中巽三五

事之身也云師不端師起尾雷然不味師同力以亦不

山凶大谷維西南十五里曰孤林有師室軒軒師王入

姚安公監督南新倉時一殿後壁無故地掘之得死鼠
近一石其巨者形幾如貓蓋鼠穴壁下滋生日衆其穴
亦日廓廓至壁下全空力不任而覆壓也公同事福公
海曰方其壞人之屋以廣己之宅殆忘其宅之託於屋
也耶

投疑救字

有卽官覆舟於衛河一姬溺焉求得其尸兩掌各握粟
一籜咸以爲怪河干一叟曰是不足怪也凡沉於水者
上視闇而下視明驚惶瞽亂必反從明處求出手皆握
土故檢驗溺人以十指甲有泥無泥別生投死棄也此
先有運粟之舟沉於水底粟尚未腐故握之盈手耳此
論可謂入微惟上闇下明之故則不能言其所以然按
張衡靈憲曰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
又劉邵人物志曰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映不能
外光然則上闇下明固水之本性矣

朱青雷言高西園嘗夢一客來謁名刺爲司馬相如驚
怪而寤莫悟何祥越數日無意得司馬相如一玉印古
澤班駁篆法精妙真昆吾刃刻也恒佩之不去身非至
親暱者不能一見官鹽場時德州盧丈雅雨爲兩淮運
使聞有是印燕見時偶索觀之西園離席半跪正色啟
曰鳳翰一生結客所有皆可與朋友共其不可共者惟
二物此印及山妻也盧丈笑遣之曰誰奪爾物者何癡
乃爾耶西園畫品絕高晚得末疾右臂偏枯乃以左臂
揮毫雖生硬倔强乃彌有別趣詩格亦脫洒雖託跡微

木矣。曹地山先生名之曰長春艸。余官禮部尚書時作
木欄護之。門人陳太守漢時官員外郎使爲之圖。蓋
醲化湛深。和氣涵育。雖一艸一蟲亦各遂其生。若此也。
禮部又有連理槐在齋戒處南榮下。鄒小山先生官侍
郎嘗繪圖題詩。今尚貯庫中。然特大小二槐相並而生。
枝幹互相纏抱耳。非真連理也。

道家言祈禳。佛家言懺悔。儒家則言修德以勝妖。二氏
治其末。儒者治其本也。族祖雷陽公畜數羊。一年忽人
立而舞。衆以爲不祥。將殺羊。雷陽公曰。羊何能舞。有憑
之者也。石言于晉。左傳之義明矣。禍已成。歟。殺羊何益。
禍未成而鬼神以是警余也。修德而已。豈在殺羊。自是
一言一動。如對聖賢。後以順治乙酉拔貢。戊子中副榜。
終於通判。訖無纖芥之禍。三從兄曉東言。雍正丁未會
試。歸見一丐婦口生於項上。飲啜如常人。其人妖也。耶
余曰。此偶感異氣耳。非妖也。駢拇支指亦異於衆。可曰

妖乎哉余所見有豕兩身一首者有牛背生一足者又
於聞家廟社會見一人右手掌大如箕指大如椎而左
手則如常日以右手操筆鬻字畫使談識緯者見之必
曰此豕旣此牛旣此人病也是將兆某患或曰是爲某
事之應然余所見諸異訖毫無徵驗也故余於漢儒之
學最不信春秋陰陽洪範五行傳於宋儒之學最不信
河圖洛書皇極經世房師孫端人先生文章淹雅而性
嗜酒醉後所作與醒時無異館閣諸公以爲斗酒百篇
之亞也督學雲南時月夜獨飲竹叢下恍惚見一人注
視壺瓊狀若朶頤心知鬼物亦不恐怖但以手按瓊曰
今日酒無多不能相讓其人瑟縮而隱醒而悔之曰能
來獵酒定非俗鬼肯向我獵酒視我亦不薄奈何辜其
相訪意市佳釀三巨盃夜以小几陳竹間次日視之酒
如嘆曰此公非但風雅兼亦狷介稍與相戲便涓滴不
嘗幕客或曰鬼神但歆其氣豈真能飲先生慨然曰然
則飲酒宜及未爲鬼時勿將來徒歆其氣先生姪漁珊
在福建學幕爲余述之覺魏晉諸賢去人不遠也

余有莊在滄州南曰上河涯今鬻之矣舊有水明樓五
楹下瞰衛河帆檣來往欄楯下與外祖雪峰張公家度
帆樓皆游眺佳處先祖母太夫人夏月每居是納涼諸
孫更番隨侍焉一日余推窻南望見男婦數十人登一
渡船纜已解一人忽奮拳擊一隻落近岸淺水中衣履
皆濡方坐起憤詈船已鼓棹去時衛河暴漲洪波直瀉
洶涌有聲一糧艘張雙帆順流來急如激箭觸渡船碎
如柿數十人並沒惟此叟存乃轉怒爲喜合掌誦佛號
問其何適曰昨聞有族弟得二十金鬻童養媳爲人妾

以今日成券急質田得金如其數賣之往贖耳衆同聲
曰此一擊神所使也促換渡船送之過時余方十歲但
聞爲趙家莊人惜未問其名姓此雍正癸丑事又先太
夫人言滄州人有逼嫁其弟婦而鬻兩姪女於青樓者
里人皆不平一日腰金販綠豆泛巨舟詣天津晚泊河
干坐船舷濯足忽西岸一鹽舟絳索中斷橫掃而過兩
舷相切自膝以下筋骨糜碎如割截號呼數日乃終先
外祖一僕聞之急奔告曰某甲得如是慘禍真大怪事
先外祖徐曰此事不怪若竟不如此反是怪事此雍正

甲辰乙巳間事

交河王洪緒言高川劉某住屋七楹自居中三楹東廂
二楹以妻歿無葬地停柩其中西廂二楹幼子與其妹
居之一夕聞兒啼甚急而不聞妹語疑其在竈室未歸
從窻罅視已息燈否月明之下見黑烟一道蜿蜒從東
廂戶下出縈繞西廂窻下久之不去迨妹醒拊兒黑烟
乃冉冉歛入東廂去心知妻之魂也自後每月夜聞兒
啼潛起窺視所見皆然以語其妹妹爲之感泣悲哉父
母之心死尚不忘其子乎人子追念其父母能如是否
乎

先師桂林呂公闇齋言其鄉有官邑令者蒞任之日夢
其房師某公容色憔悴若重有憂者邑令蹙然迎拜曰
旅櫬未歸是諸弟子之過也然念之未敢忘今幸託蔭
得一官將拮据營窀穸矣蓋某公卒於戍所尚浮屠僧
院也某公曰甚善然歸我之骨不如歸我之魂子知我
骨在滇南不知我魂羈於此也我初爲此邑令有試墾
汙萊者吾誤報陞科愬者紛紛吾心知其詞直而恐干
吏議百計回護使不得申遂至今爲民累土神訴諸東
岳岳神謂事由疎舛雖無自利之心然恐以檢舉妨遷

擢則其罪與自利等牒攝吾魂羈留於此待此浮糧減
免然後得歸困苦饑寒所不忍道回思一時爵祿所得
幾何而業海茫茫竟杳無崖岸誠不勝泣血椎心今幸
子來官此儻念平生知遇爲顛請蠲除則我得重入轉
輪脫離鬼趣雖生前遺蛻委諸蝼蟻亦非所憾矣邑令
檢視舊牘果有此事後爲宛轉請豁又恍惚夢其來別

云

交河及方言曰說鬼者多誕然亦有理似可信者雍正
乙卯七月泊舟靜海之南微月朦朧散步岸上見二人
坐柳下對談試往就之亦欣然延坐諦聽所說乃皆幽
冥事疑其爲鬼瑟縮欲遁二人止之曰君勿訝我等非
鬼一走無常一視鬼者也問何以能視鬼曰生而如是
莫知所以然又問何以走無常曰夢寐中忽被拘役亦
莫知所以然也共話至二鼓大抵縷陳報應因問冥司
以儒理斷獄耶以佛理斷獄耶視鬼者曰吾能見鬼而
不能與鬼語不知此事走無常曰君無須問此祇問已

心問心無愧即陰律所謂善問心有愧即陰律所謂惡
公是公非幽明一理何分儒與佛乎其說平易竟不類
巫覡語也

一由崇人求祭享一由桀驁強魂戾氣未消如人世無
賴橫行為暴皆遇氣旺者避遇運蹇者乃敢侵或有冤
魂厲魄得請於神報復以申積恨者不在此數若夫慾
心所感淫鬼應之殺心所感厲鬼應之憤心所感怨鬼
應之則皆由其人之自召更不在此數矣我嘗清明上

心問心無愧即陰律所謂善問心有愧即陰律所謂惡
公是公非幽明一理何分儒與佛乎其說平易竟不類
巫覡語也

一由崇人求祭享一由桀驁強魂戾氣未消如人世無
賴橫行為暴皆遇氣旺者避遇運蹇者乃敢侵或有冤
魂厲魄得請於神報復以申積恨者不在此數若夫慾
心所感淫鬼應之殺心所感厲鬼應之憤心所感怨鬼
應之則皆由其人之自召更不在此數矣我嘗清明上

冢見游女蹋青其妖媚弄姿者諸鬼隨之嬉笑其幽閒
貞靜者左右無一鬼又嘗見學宮有數鬼教諭鮑先生
出先生諱梓南宮人官獻
縣教諭載縣志循吏傳則瑟縮伏州間然則鬼之敢
侮與否尤視乎其人哉

先師汪文端公言有欲謀害異黨者苦無善計有點者
密偵知之陰裏藥以獻曰此藥入腹即死然死時情狀
與病卒無異雖蒸骨檢之亦與病卒無異也其人大喜
留之飲歸則以是夕卒矣蓋先以其藥餌之為滅口計
矣公因太息曰獻藥者殺人以媚人而先自殺也用其
藥者先殺人以滅口而口終不可滅也紛紛機械何為
乎

育嬰堂養濟院是處有之惟滄州別有一院養瞽者而
不隸於官瞽者劉君瑞曰昔有選人陳某過滄州資斧
匱竭無可告貸進退無路將自投於河有瞽者憫之傾
囊以助其行選人入京竟得官落至州牧念念不能忘
瞽者自賚數百金將申漂母之報而偏覓瞽者不可得
併其姓名無知者乃捐金建是院以收養瞽者此瞽者
與此選人均可謂古之人矣君瑞又言後瞽者留室一
楹旦夕炷香拜陳公余謂陳公之側瞽者亦宜設一坐
君瑞囁嚅曰瞽者安可與官坐余曰如以其官而祀之

藥香其錄以心為口而口發不下為心使使辭辭何處
文公曰大意曰賜藥香錄以心為口而自錄也則其
留之尚復傾以吳文卒矣蓋夫心其樂則之為漸口播
與麻辛無異兼蒸骨餅之亦與麻辛無異也具入大喜
志願以之為樂樂以種曰此樂入即即至想及執計米
夫此王文獻公言自為無善無惡皆善無善信有與香

則瞽者自不可坐如以其義而祀之則瞽者之義與官
等何不可坐耶此事在康熙中君瑞告余在乾隆乙亥
丙子間尚能舉居是院者為某某今已三十餘年不知
其存與廢矣

此

明季兵亂曾伯祖鎮番公年甫十一被掠至臨清遇舊
客作李守敬以獨輪車送歸崎嶇戈馬之間瀕危者數
終不舍去也時宋太夫尚在酌以金先頓首謝然後置
金於案曰故主流離心所不忍豈為求賞來耶泣拜而
別自後不復再至矣守敬性慤直儕輩有作奸者輒斷
斷與爭故為眾口所排去而患難之際不負其心乃如

申蒼嶺先生言有士人讀書別業墻外有廢冢莫知爲
誰園丁言夜中或有吟哦聲潛聽數夕無所聞一夕忽
聞之急持酒往澆冢上曰泉下苦吟定爲詞客幽明雖
隔氣類不殊肯現身一共談乎俄有人影冉冉出樹陰
中忽掉頭竟去殷勤拜禱至再至三微聞樹外人語曰
感君見賞不敢以異物自疑方擬一接清談破百年之
岑寂及遙觀丰采乃衣冠華美翩翩有富貴之容與我
輩縕袍殊非同調士各有志未敢相親惟君委曲諒之
士人悵悵而返自是併吟哦不聞矣余曰此先生玩世

之寓言耳此語既未親聞又旁無聞者豈此士人爲鬼
抑揄尚肯自述耶先生掀髯曰鉏魔槐下之詞渾良夫
夢中之譟誰聞之歟子乃獨詰老夫也當貴之谷與死
中必無死竟去如彼移壽至再至三端隨樹收入詩曰
斷原既不收肯能良一其若平知存入澤冉冉出世新
爾之志在斯也夫若士曰泉下苦知安處隨谷幽而
斯圖下言矣中矣存念如獲如獲又無所聞一也
申者爲夫主言存士入詩書保業配長存錄寫其以爲
從姪虞惇言中表陳大喜畜羸委其事於驟匠驟匠者
似圉人而稍殊能使獰者馴駕者善走一切疵病皆能
調而使改之蓋專門世業也有驟匠乾沒艸豆錢無算
會一驟死烹食其肉闔家中毒無子遺五臺僧明玉嘗
曰凡物之不能言者其怨憤鬱塞必氣血搏結而成毒
故六畜自死者肉恒傷人不必外現瘡疥形也此匠未
明此義竟覆其宗其殆有天道乎

邱孝廉二田言永春山中有廢寺皆焦土也相傳初有
僧居之僧善咒術其徒夜或見山魃請禁制之僧曰人
自人妖自妖兩無涉也人自行於晝妖自行於夜兩無
害也萬物並生各適其適妖不禁人晝出而人禁妖夜
出乎久而晝亦黜人僧寮無寧宇始施咒術而氣候已
成黨羽已衆竟不可禁制矣憤而雲游求善効治者偕
之歸登壇檄將雷火下擊妖殲而寺亦燼焉僧拊膺曰
吾之罪也夫吾咒術始足以勝之而弗肯勝也吾道力
不足以勝之而妄欲勝也博善化之虛名潰敗決裂乃

附此卷其真宗其故南天意平之
姑六畜目下皆凶野獸入不心也與我法也九到本
曰凡味之不強言皆其然則醫藥必屏血與語而為毒
會一聽天意會其凶圖者中毒無不盡正臺前即王嘗
陶山如如之益專門世業也百聽而遠如仙豆無異
以國入而附和強對執香陳前皆善夫一財在而皆強
其致與對言中亦新夫善善贏去其毒亦聽而強也皆

至此養癰貽患我之謂也夫善以之蓋亦善如夫樂心

吾之飛也夫吾與汝故以心相之而弗肯教也吾蓋已

之故登與汝相密也下學於越而古亦盡也前則曰

知重即子果竟不下禁師矣鄭山雲我亦善後成昔前

出平入而畫亦歸入前原與寧字故或與汝相與

善也萬障並土各處其處於不禁入畫出而八禁於外

自入及自及而無我出入自自公畫及自自公及而無

節吾之節善與汝相其夫及良山與禁禁師之節曰入

收善與二田言亦善山中亦與古皆與土也則與師師

飛車劉八從孫樹珊之御者也其御車極鞭策之威盡

馳驅之力遇同行者必驀越其前而後已故得此名馬

之強弱所不問馬之饑飽所不問馬之生死亦不問也

歷數主殺馬頗多一日御樹珊往羣從家以空車返中

路馬軼爲輪所軋仆轍中其傷頗輕竟昏瞽不知人昇

歸則氣已絕矣好勝者必自及不仁者亦必自及東野

稷以善御名一國而極馬之力終以敗駕况此役夫哉

自隕其生非不幸也

自前其北平幸也

對以善稱子一因山蘇西之也發以如漢凡此其

神神廣子發矣沙和昔必自五下二昔在也自以東

祝也姓或蘇河原作蘇中其辭既難竟存昔亦味入

發姓王蘇也西多一日西博無封奉於不以空車

多於師所不問也之辨與所不問也之也其在不問

與雖又也也同言昔也善於其前而發也於於也

乘車從人於於梅柳之稱昔也其俗車蘇雖來之

先祖光祿公有莊在滄州衛河東以地恒積潦其水左

右斜衰如人字故名人字汪後土語訛人字曰銀子又

轉汪為窪以吹脣聲輕呼之音乃近娃彌失其真矣土

瘠而民貧凋敝日甚莊南八里為狼兒口土語以狼兒

唇呼之音光祿公曰人對狼口宜其不蕃也乃改莊門

北向直北五里曰木沽口沽字土音在自改門後人字

汪漸富腴而木沽口漸凋敝矣其地氣轉移歟抑孤虛

之說竟真有之也

為理所屈妖不勝德此之謂也

八會中視賦不見於此亦多無靈然立令六以十平無

祖莫無變異崇盡科一委矣曰執執不傳以曰吞長

林武平合而祖此崇崇科昔若此不罪以所其與眾姓

中必論也野令樓十入計期存變此豈無問到心亦難

日崇不命亦用此崇而莫類舉千志自封所曰此瑞首

以垂五心心為天翻光蘇公醉樂六千五黃鐵以融一

之之疾矣斷存疑亦斷之亦在銀莫類斷一豈此一聚

八宅五則中亦計崇之崇之平矣土入器中亦靈到五

從孫樹寶言韓店史某貧徹骨父將歿家惟存一青布

袍將以殮其母曰家久不舉火持此易米尚可多活月

餘何為委之土中乎史某不忍卒以殮此事人多知之

會有失銀釧者大索不得史某忽得於糞壤中皆曰此

天償汝衣旌汝孝也失釧者以錢六千贖之恰符衣價

此近日事或曰偶然也余曰如以為偶則王祥固不再

得魚孟宗固不再生筍也幽明之感應恒以一事示其

機耳汝烏乎知之

景州李晴嶙言有劉生訓蒙於古寺一夕微月之下聞
窗外窸窣聲自隙窺之墻缺似有二人影急呼有盜忽
隔墻語曰我輩非盜來有求於君者也駭問何求曰猥
以夙業墮餓鬼道中已將百載每聞僧厨炊煮輒饑火
如焚窺君似有慈心殘羹冷粥賜一澆奠可乎問佛家
經懺足濟冥途何不向寺僧求超拔曰鬼逢超拔是亦
前因我輩過去生中營營仕宦勢盛則趨附勢敗則掉
臂如路人當其得志本來扶窮救厄造有善因今自勢
敗又安能遇是善緣乎所幸貨賂豐盈不甚愛惜孤寒

故舊尚小有周旋故或能時遇矜憐一需餘瀝不然則
如目連鍵母在大地獄中食至口邊皆化猛火雖佛力
亦無如何矣生惻然閔之許如所請鬼感激嗚咽去自
是每以殘羹剩酒澆牆外亦似有盼嚮然不見形亦不
聞語越歲餘夜聞牆外呼曰久叨嘉惠今來別君生問
何往曰我二人無計求脫惟思作善以自拔此林內野
鳥至多有彈射者先驚之使高飛有網罟者先驅之使
勿入以是一念感動神明今已得付轉輪也生嘗舉以
告人曰沉淪之鬼其力猶可以濟物人奈何謝不能乎

族兄中涵知旌德縣時近城有虎暴傷獵戶數人不能

捕邑人請曰非聘徽州唐打獵不能除此患也

休寧戴東原曰

明代有唐某甫新婚而戕於虎其婦後生一子祝之曰爾不能殺虎非我子也後世子孫如不能殺虎亦皆非我子孫也故唐氏世世能搏虎乃遣吏持幣往歸報唐氏選執至精者

二人行且至至則一老翁鬚髮皓然時咯咯作嗽一童

子十六七耳大失望姑命具食老翁察中涵意不滿半

跪啟曰聞此虎距城不五里先往捕之賜食未晚也遂

命役導往役至谷口不敢行老翁哂曰我在爾尚畏耶

入谷將半老翁顧童子曰此畜似尚睡汝呼之醒童子

作虎嘯聲果自林中出徑搏老翁老翁手一短柄斧縱八九寸橫半之奮臂屹立虎撲至側首讓之虎自頂上躍過已血流仆地視之自頷下至尾間皆觸斧裂矣乃厚贈遣之老翁自言煉臂十年煉目十年其目以毛帚掃之不瞬其臂使壯夫攀之懸身下絕不能動莊子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信夫嘗見史舍人嗣彪閣中捉筆書條幅與秉燭無異又聞靜海勵文恪公剪方寸紙一百片書一字其上片片向日疊映無一筆絲毫出入均習而已矣非別有謬巧也

李慶子言山東民家有狐居其屋數世矣不見其形亦不聞其語或夜有火燭盜賊則擊扉撼窻使主人知覺而已屋或漏損則有銀錢鏗然墜几上即爲修葺計所給恒浮所費十之二若相酌者歲時必有小餽遺置窻外或以食物答之置其窻下轉瞬即不見矣從不出窻人兒童或反擲之戲以瓦礫擲窻內仍自窻還擲出或欲觀其擲出投之不已亦擲出不已終不怒也一日忽簷際語曰君雖農家而子孝弟友婦姑娣姒皆婉順恒爲善神所護故久住君家避雷劫今大劫已過敬謝主

人吾去矣自此遂絕從來孤居人家無如是之謹飭者
其有得於老氏和光之旨歟卒以謹飭自全不遭劫治
之禍其所見加人一等矣

曹慕堂宗丞言有夜行遇鬼者奮力與角俄羣鬼大集
或拋擲沙礫或牽拽手足左右支吾大受捶擊顛踣者
數矣而憤恚彌甚猶死闘不休忽坡上有老僧持燈呼
曰檀越且止此地鬼之窟宅也檀越雖猛士已陷重圍
客主異形衆寡異勢以一人氣血之勇敢此輩無窮之
變幻雖賁育無幸勝也况不如育育者乎知難而退乃
爲豪傑何不暫忍一時隨老僧權宿荒刹耶此人頓悟
奮身脫出隨其燈影而行羣鬼漸遠老僧亦不知所往
坐息至曉始覓得路歸此僧不知是人還是鬼可謂善知

識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從孫樹齋言南村戈孝廉仲坊至遵祖莊

土語呼榛子莊遵榛疊韻

之訛祖子雙聲之轉也相近又有念祖橋今亦訛為埏左會曹氏之葬聞其鄰家雞

產一卵入夜有光仲坊偕數客往觀時已昏暮燈下視

之無異常卵撤去燈火果吐光熒熒週卵四圍如盤盃

置諸室隅立門外視之則一室照耀如晝矣客或曰是

雞為蛟龍所感故生卵有是變怪恐久而破殼出不利

主人仲坊次日即歸不知其究竟如何也案木華海賦

曰陽冰不治陰火潛然蓋陽氣伏積陰之內則鬱極而

外騰嶺南異物志稱海中所生魚蝦置陰處有光嶺表

錄異亦稱黃蠟魚頭夜有光如籠燭其肉亦片片有光
水之所生與水同性故也必海水始有火必海錯始有
光者積水之所聚即積陰之所凝故百川不能鬱陽氣
惟海能鬱也至暑月腐艸之爲螢以層陰積雨陽氣蒸
而化爲蟲塞北之夜亮木以冰谷雪岩陽氣聚而附於
木螢不久即死夜亮木移植盆盎越一兩歲亦不生明
出潛離隱氣得舒則漸散耳惟雞卵夜光則理不可曉
蛟龍所感之說亦未必然按段成式酉陽雜俎稱嶺南
毒菌夜有光殺人至速蓋瘴癘所鍾以溫熱發爲陽燄
此卵或冷厲之氣偶聚於雞或雞多食毒蟲久而蘊結
如毒菌有光之類亦未可知也

田香谷言景河鎮西南有小村居民三四十家有鄒某者夜半聞犬聲披衣出視微月之下見屋上有一巨人坐駭極驚呼鄰里並出稍稍審諦乃所畜牛昂首而蹲不知其何以上也頃刻喧傳男婦皆來看異事忽一家火發燄猛風狂閤村幾盡為焦土乃知此為牛旣兆回祿也先姚安公曰時方納稼豆稻穀草堆秫籬茅屋間衰延相接農家作苦家家夜半皆酣眠突爾遭焚則此村無噍類矣天心仁愛以此牛驚使夢醒也何反以為妖哉

益都李生文淵南澗弟也嗜古如南澗而博辨則過之
不幸夭逝南澗乞余誌其墓匆匆未果併其事狀失之
至今以為憾也一日在余生雲精舍討論古禮因舉所
聞一事曰博山有書生夜行林莽間見貴官坐松下呼
與共語諦視乃其已故表丈某公也不得已近前拜謁
問家事甚悉生因問古稱骷髏藏於野而神依於廟主
丈人有家祠何為在此某公曰此泥於古不墓祭之文
也夫廟祭地也主祭位也神之來格以是地是位為依
歸焉耳如神常居於廟常附於主是四世祖妣與子孫

人鬼雜處也且有廟有主爲有爵祿者言之耳今一邑
一鄉之中能建廟者萬家不一二能立祠者千家不一
二能設主者百家不一二如神依主而不依墓是百千
億萬貧賤之家其祖妣皆無依之鬼也有是理耶知鬼
神之情狀者莫若聖人明器之禮自夏后氏以來矣使
神在主而不在墓則明器當設於廟乃皆瘞之於墓中
是以器供神而置於神所不至也聖人顧若是慎耶衛
人之祔離之殷禮也晉人之祔合之周禮也孔子善周
使神不在墓則墓之分合了無所異有何善不善耶禮
曰父沒而不忍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亡而不忍用
其杯棬口澤存焉爾一物之微尚且如是顧以先人體
魄視如無物而別植數寸之木曰此吾父吾母之神也
母乃不知類耶寺鐘將動且與子別子今見吾此後可
毋爲豎儒所惑矣生勿遽起立東方已白視之正其墓
道前也

陳裕齋言有僦居道觀者與一狐友忽月餘不至一日
褰簾入問其睽隔之由曰觀中新來一道士衆目曰仙
慮其或有神術始暫避之今夜化形爲小鼠自壁隙潛
窺直大言欺世者耳故復來也問何以知其無道力曰
僞仙僞佛技止二端其一故爲靜默使人不測其一故
爲顛狂使人疑其有所託然真靜默者必淳穆安恬凡
矜持者僞也真託於顛狂者必遊行自在凡張皇者僞
也此如君輩文士故爲名高或迂僻冷峭使人疑爲狷
或縱酒罵坐使人疑爲狂同一術耳此道士張皇甚矣

足知其無能爲也時共飲錢稼軒先生家先生曰此狐
眼光如鏡然詞鋒太利未免不留餘地矣

桂苑叢談記李衛公以方竹杖贈甘露寺僧云此竹出
大宛國堅寔而正方節眼鬚牙四面對出云云紫方竹
今閩粵多有不爲異物大宛即今哈薩克已隸職方其
地從不產竹烏有所謂方者哉又古今註載烏孫有青
田核大如六升瓠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案烏孫即今
伊犁地問之額魯特皆云無此又杜陽雜編載元載造
芸暉堂於私第芸香草名也出于闐國其香潔白如玉
入土不朽爛春之爲屑以塗其壁故號曰芸暉于闐即
今和闐地亦未聞此物惟西域有艸名瑪努根似蒼朮

番僧焚以供佛頗爲珍貴然色不白亦不可泥壁均小
說附會之詞也

黎苻塘言有少年其父商於外久不歸無所約束因爲
囊家所誘博負數百金囊家議代出金償衆而勒寫鬻
宅之券不得已從之慮無以對母妻遂不返其家夜入
林自縊甫結帶聞馬蹄隆隆回顧乃其父歸也駭問何
以作此計度不能隱以寔告父殊不怒曰此亦常事何
至於此吾此次所得尚可抵汝自歸家吾自往償金索
券可也時囊家博未散其父突排闥入本皆相識一一
指呼姓字先斥其誘引之非次責以逼迫之過衆錯愕
無可置詞既而曰既不肖子寫宅券吾亦難以博訴官

今償汝金汝明日分給衆人還我宅券可乎囊家知理
屈願如命其父乃解腰纏付囊家一一驗入得券即就
燈焚之憤然而出其子還家具食待至曉不歸至囊家
偵探曰已焚券去方慮有他故次日囊家發篋乃皆紙
錠金所親收衆目共睹無以自白竟出已橐以償頗自
疑遇鬼後旬餘訃音果至沒已數月矣

待姬之母沈媪言鹽山有劉某者患癰閉百藥不驗一
夕夢神語曰銅頭蝦灰酒服之即通問銅頭何物曰汝
輩所謂螻蛄也試之果愈余謂此濕熱蘊結以濕熱攻
濕熱借其竄利下行之性耳若州都之官氣不能化則
當求之於本原非此物所能導也

景州甯遜公能以琉璃春碎調漆堆爲擘窠書凹凸皴
皺儼若石紋恒挾技游富貴家喜索人酒食或聞燕集
必往攬一坐一日值吳橋社會以所作對聯扁額往售
至晚得數金忽遇十數人邀之曰我輩欲君殫一月工
堆字若干分贈親友冀得小津潤今先屈先生一餐明
日奉迎至某所甯大喜隨入酒肆共恣飲啖至漏下初
鼓主人促閉戶十數人一時不見座上惟甯一人無可
置辨乃傾囊償值懊惱而歸不知爲幻術爲狐魅也

馮平字言有張四喜者家貧傭作流轉至萬全山中遇
翁媪留治圃愛其勤苦以女贅之越數歲翁媪言往塞
外省長女四喜亦挈婦他適久而漸覺其為狐恥與異
類偶伺其獨立潛彎弧射之中左股狐女以手拔矢一
躍直至四喜前持矢數之曰君太負心殊使人恨雖然
他狐媚人苟且野合耳我則父母所命以禮結婚有夫
婦之義焉三綱所繫不敢讐君君既見棄亦不敢強住
聒君握四喜之手痛哭逾數刻乃蹶然逝四喜歸越數
載病死無棺以殮狐女忽自外哭入拜謁姑舅具述始

末且曰兒未嫁故敢來也其母感之詈四喜無良狐女
俛不語鄰婦不平亦助之詈狐女瞋視曰父母詈兒無
不可者汝奈何對人之婦詈人之夫振衣竟出莫知所
在去後於四喜尸旁得白金五兩因得成葬後四喜父
母貧困往往於盜中篋內無意得錢米蓋亦狐女所致
也皆謂此狐非惟形化人心亦化人矣或又謂狐雖知
禮不至此殆平字故撰此事以愧人之不如者姚安公
曰平字雖村叟而立心篤寔平生無一字虛妄與之談
訥訥不出口非能造作語言者也

去去復去去悽惻門前路行行重行行輾轉猶含情含
情一回首見我窓前柳柳北是高樓珠簾半上鉤昨爲
樓上女簾下調鸚鵡今爲牆外人紅淚沾羅巾牆外與
樓上相去無十丈云何咫尺間如隔千重山悲哉兩決
絕從此終天別別鶴空徘徊誰念鳴聲哀徘徊日欲晚
決意投身返手裂湘裙裙泣寄藁砧書可憐帛一尺字
字血痕赤一字一酸吟舊愛牽人心君如奴覆水妾罪
甘鞭箠不然死君前終勝生棄捐死亦無別語願葬君
家土儻化斷腸花猶得生君家右見永樂大典題曰李

芳樹刺血詩不著朝代亦不詳芳樹始末不知爲所自作如竇元妻詩爲時人代作如焦仲卿妻詩也世無傳本余校勘四庫偶見之愛其纏綿悱惻無一毫怨怒之意殆可泣鬼神令館吏錄出一紙久而失去今于役灤陽檢點舊帙忽於小篋內得之沉湮數百年終見於世豈非貞魂怨魄精貫三光有不可磨滅者乎陸耳山副憲曰此詩次韓蘄王孫女詩前彼在宋末則芳樹必宋人以例推之想當然也

舅氏安公寔齋一夕就寢聞室外扣門聲問之不答視之無所見越數夕復然又數夕他室亦復然如是者十餘度亦無他故後村中獲一盜自云我曾入某家十餘次皆以人不睡而返問其日皆合始知鬼報盜警也故瑞不必爲祥妖不必爲災爲祥爲災各視乎其人

相去數千里以燕趙之人談滇黔之俗而謂居是土者
不如吾所知之確然耶否耶晚出數十年以髻亂之子
論者舊之事而曰見其人者不如吾所知之確然耶否
耶左邱明身爲魯史親見聖人其於春秋確有源委至
唐中葉陸淳輩始持異論宋孫復以後闕然佐闕諸說
爭鳴皆曰左氏不可信吾說可信何以異於是耶蓋漢
儒之學務寔宋儒則近名不出新義則不能聳聽不排
舊說則不能出新義諸經訓話皆可以口辨相爭惟春
秋事迹釐然難於變亂於是謂左氏爲楚人爲七國初

人爲秦人而身爲魯史親見聖人之說搖既非身爲魯
史親見聖人則傳中事迹皆不足據而後可惟所欲言
矣沿及宋季趙鵬飛作春秋經筵至不知成風爲僖母
生母尚可與論名分定褒貶乎元程端學推波助瀾尤
爲悍戾偶在五雲多處即原心亭檢校端學春秋解周編修
書昌因言有士人得此書珍爲鴻寶一日與友人游泰
山偶談經義極稱其論叔姬歸鄆一事推闡至精夜夢
一古粧女子儀衛尊嚴厲色詰之曰武王元女寔主東
嶽上帝以我艱難完節接迹共姜俾隸太姬爲貴神今
二千餘年矣昨尔述豎儒之說謂我歸鄆爲淫於紀季
虛辭誣詆寔所痛心我隱公七年歸紀莊公二十年歸
鄆相距三十四年已在五旬以外矣以斑白之嫠婦何
由知季必悅我越國相從春秋之法非諸侯夫人不書
亦如非卿不書也我待年之媵例不登諸簡策徒以矢
心不二故仲尼有是特筆程端學何所依憑而造此暖
昧之謗耶尔再妄傳當齎尔舌命從神以骨朶擊之狂
叫而醒遂燬其書余戲謂書昌曰君孰宋學乃作此言
書昌曰我取其所長而不敢諱其短也是真持平之論

矣

余校勘秘籍凡四至

避暑山莊丁未以冬戊申以秋己酉以夏壬子以春四
時之勝胥覽焉每泛舟至

文津閣山容水意皆出天然樹色泉聲都非塵境陰晴
朝暮變態萬端雖一鳥一花亦皆入画其尤異者沿坡
帶谷草茸茸如綠芻高不數寸齊如裁翦無一莖參差
長短者苑丁謂之規矩草出

宮墻纔數步即鬚髯滋蔓矣豈非天生嘉卉以待
宸遊哉

李又聃先生言有張子克者授徒村落岑寂寡儔偶散
步塲圃間遇一士甚溫雅各道姓名頗相款洽自云家
住近村里巷無可共語者得君如空谷之足音也因共
至塾見童子方讀孝經問張曰此書有今文古文以何
爲是張曰司馬貞言之詳矣近讀呂氏春秋見審微篇
中引諸侯一章乃是今文七國時人所見如是何處更
有古文乎其人喜曰君真讀書人也自是屢至寺張欲
報謁輒謝以貧無棲止夫婦賃住一破屋無地延客張
亦遂止一夕忽問君畏鬼乎張曰人未離形之鬼鬼已

李又聃先生言有張子克者授徒村落岑寂寡儔偶散
步塲圃間遇一士甚溫雅各道姓名頗相款洽自云家
住近村里巷無可共語者得君如空谷之足音也因共
至塾見童子方讀孝經問張曰此書有今文古文以何
爲是張曰司馬貞言之詳矣近讀呂氏春秋見審微篇
中引諸侯一章乃是今文七國時人所見如是何處更
有古文乎其人喜曰君真讀書人也自是屢至寺張欲
報謁輒謝以貧無棲止夫婦賃住一破屋無地延客張
亦遂止一夕忽問君畏鬼乎張曰人未離形之鬼鬼已

離形之人耳雖未見之然覺無可畏其人慙然曰君既
不畏我不欺君身即是鬼以生爲士族不能逐焰口寧
錢米叨爲氣類求君一飯可乎張契分既深亦無疑懼
卽爲具食且邀使數來考論圖籍殊有端委偶論太極
無極之旨其人怫然曰子傳有之天道遠人事邇六經
所論皆人事卽易闡陰陽亦以天道明人事也合人事
而言天道已爲虛杳又推及先天之先空言聚訟安用
此爲謂君留心古義故就君求食君所見乃如此乎拂
衣竟起倏已影滅再於相遇處候之不復睹矣

從孫樹喆言塚莊張子儀性嗜飲年五十餘以寒疾卒
將斂矣忽蘇曰我病愈矣頃至冥司見貯酒巨甕三皆
題張子儀封字其一已啟封尚存半甕是必皆我之食
料須飲盡方死耳既而果愈復縱飲二十餘年一日謂
所親曰我其將死乎昨又夢至冥司見三甕酒俱盡矣
越數日果無疾而卒然則補錄紀傳載李衛公食羊之
說信有之乎

刑曹案牘多被毆後以傷風死者在保辜限內於律不能不擬抵呂太常含暉常刊秘方以荊芥黃蠟魚鱉魚鱉炒黃各五錢艾葉三片入無灰酒一碗重湯煮一柱香熱飲之汗出立愈惟百日以內不得食雞肉後其子慕堂登庚午賢書人以為刊方之報也

蔡葛山先生曰吾校四庫書坐訛字奪俸者數矣惟一
事深得校書力吾一幼孫偶吞鉄釘醫以朴硝等葯攻
之不下日漸尪弱後校蘇沈良方見有小兒吞鉄物方
云剝新炭皮研爲木調粥三碗與小兒食其鉄自下依
方試之果炭屑裹鉄釘而出乃知雜書亦有用也此書
世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收其全部余領書局時屬王史
亭排纂成帙蘇沈者蘇東坡沈存中也二公皆好講醫
葯宋人集其所論爲此書云

高平入其內備述此書云

亭林學友種蔬於晉極東地或存中或二公皆於此

野無對本邦亦樂大與此其全略亦與書向類

古為之果氣香身起民而忠亦味勝書亦作田也此書

云降疎矣少極與木隨漲三郊地小兒食其地自下

之不下日滿或陳或新或舊或身亦身亦身亦身亦

事茲對對書代吾一四新斷吞幾代樹以林向者

蔡嵩山夫子曰吾郊四車書坐席字筆新吾地文部一

葉守甫德州老醫也往來余家余幼時猶及見之憶其

與先姚安公言常從平原詣海豐夜行失道僕從皆迷

風雨將至四無村墟望有廢寺往投暫避寺門虛掩而

門扉隱隱有白粉大書字敲火視之則此寺多鬼行人

勿住二語也進退無路乃推門再拜曰過客遇雨求神

庇蔭雨止即行不敢久稽聞承塵板上語曰感君有禮

但今日大醉不能見客柰何君可就東壁坐西壁蝎窟

恐遭其螫渴勿飲簷溜恐有蛇涎殿後酸梨已熟可摘

食也毛髮植立噤不敢語雨稍止即惶遽拜謝出如脫

虎口焉姚安公曰題門榜示必傷人多矣而君得無恙
且得其委曲告語蓋以禮自處無不可以禮服者以誠
相感無不可以誠動者雖異類無問也君非惟老於醫
抑亦老於涉世矣

東光有王莽河即胡蘇河也旱則涸水則漲每病涉馬
外舅馬公周籙言雍正末有丐婦一手抱兒一手扶病
姑涉此水至中流姑蹶而仆婦棄兒於水努力負姑出
姑大詬曰我七十老嫗死何害張氏數世待此兒延香
火尔胡棄兒以拯我斬祖宗之祀者尔也婦泣不敢語
長跪而已越兩日姑竟以哭孫不食死婦嗚咽不成聲
癡坐數日亦立槁不知其何許人但於其姑嘗婦時知
爲姓張耳有著論者謂兒與姑較則姑重姑與祖宗較
則祖宗重使婦或有夫或尚有兄弟則棄兒是既兩世

窮婺止一綫之孤子則姑所責者是婦雖死有餘悔焉
姚安公曰講學家責人無已時夫急流洶湧少縱即逝
此豈能深思長計時哉勢不兩全棄兒救姑此天理之
正而人心之所安也使姑死而兒存終身寧不耿耿耶
不又有責以愛兒棄姑者耶且兒方提抱育不育未可
知使姑死而兒又不育悔更何如耶此婦所爲超出恒
情已萬萬不幸而其姑自殞以死殉之其亦可哀矣猶
沾沾焉而動其喙以爲精義之學毋乃白骨銜冤黃泉
賈恨乎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二百四十年內有貶無

褒胡致堂作讀史管見三代以下無完人辨則辨矣非
吾之所欲聞也

郭石洲言朱明經靜園與一狐友一日飲靜園家大醉
睡花下醒而靜園問之曰吾聞貴族醉後多變形故以
衾覆君而自守之君竟不變何也曰此視道力之淺深
矣道力淺者能化形幻形耳故醉則變睡則變倉皇驚
怖則變道力深者能脫形猶仙家之尸解已歸人道人
其本形矣何變之有靜園欲從之學道曰公不能也凡
修道人易而物難人氣純物氣駁也成道物易而人難
物心一人心雜也鍊形者先鍊氣鍊氣者先鍊心所謂
志氣之帥也心定則氣聚而形固心搖則氣渙而形萎

廣成子之告黃帝乃道家之秘要非莊叟寓言也深岩
幽谷不見不聞惟凝神導引與天地陰陽往來消息閱
百年如一日人能之乎朱乃止因憶丁卯同年某御史
嘗問所昵伶人曰尔輩多矣尔獨擅場何也曰吾曹以
其身爲女必併化其心爲女而後柔情媚態見者意消
如男心一綫猶存則必有一綫不似女烏能爭蛾眉曼
睩之寵哉若夫登場演劇爲貞女則正其心雖笑謔亦
不失其貞爲淫女則蕩其心雖莊坐亦不掩其淫爲貴
女則尊重其心雖微服而貴氣存爲賤女則歛抑其心
雖盛粧而賤態在爲賢女則柔婉其心雖怒甚無遽色
爲悍女則拘戾其心雖理詘無異詞其他喜怒哀樂恩
怨愛憎一一設身處地不以爲戲而以爲真人視之竟
如真矣他人行女事而不能存女心作種種女狀而不
能有種種女心此我所以獨擅場也李玉典曰此語猥
褻不足道而其理至精此事雖小而可以喻大天下未
有心不在是事而是事能詣極者亦未有心心在是事
而是事不詣極者心心在一藝其藝必工心心在一職
其職必舉小而僚之九扁之輪大而臯夔稷契之營四

逸入山中久而化爲野物與之同羣耳騾肉肥脆可食
馬則未見食之者又有野羊漢書西域傳所謂羴羊也
食之與常羊無異又有野猪猛鷲亞於野牛毛革至堅
鎗矢弗能入其牙銛于利刃馬足觸之皆中斷吉木薩
山中有老猪其巨如牛人近之輒被傷常率其族數百
夜出暴禾稼叅頷爾赫圖牽七犬入山獵猝與遇七
犬立爲所咬復厲齒向人鞭馬狂奔乃免余擬植木爲
柵伏巨礮其中伺其出擊之或曰儻擊不中則其牙板
柵如拉朽柵中人危矣余乃止又有野駝止一峯巒之
極脆美杜甫麗人行所謂紫駝之峯出翠釜當即指此
今人以雙峯之駝爲八珍之一失其寔矣

景城之北有橫岡坡陀形家謂余家祖塋之來龍其地
屬姜氏明末姜氏妬余族之盛建真武祠於上以厭勝
之崇禎壬午兵燹余家不絕如綫後祠漸圯余族乃漸
振祠圯盡而復盛焉其地今鬻於徒姪信夫時鄉中故
老已稀不知舊事誤建一土神祠於上又稍稍不靖余
知之急屬信夫遷去始安相地之說或以爲有或以爲
無余謂劉向校書已列此術爲一家安得謂之全無但
地師所學不必精又或緣以爲姦利所言尤不足據不
宜溺信之耳若其鑿然有驗者固未可誣也

象經始見庾開府集然所言與今法不相符太平廣記
載棋子爲怪事所言畧近今法而亦不同北人喜爲此
戲或有耽之忘寢食者景城真武祠未圯時中一道士
酷好此因共以棋道士呼之其本姓名乃轉隱一日從
兄方洲入所居見几上置一局止三十一子疑其外出
坐以相待忽聞窻外喘息聲視之乃二人四手相持共
奪一子力竭並踣也癖嗜乃至於此南人則多嗜弈亦
頗有廢時失事者從兄坦居言丁卯鄉試見場中有二
士画號板爲局拾碎炭爲黑子剔碎石灰塊爲白子對

著不止竟俱曳白而出夫消閒遣日原不妨偶一爲之
以此爲得失喜怒則可以不必東坡詩曰勝固欣然敗
亦可喜荆公詩曰戰罷兩奩收白黑一枰何處有虧成
二公皆有勝心者迹其生平未能自踐此言然其言則
可深思矣辛卯冬有以八仙對奕圖求題者画爲韓湘
何仙姑對局五仙旁觀而鉄拐李枕一壺盧睡余爲題
曰十八年來閱宦途此心久似水中鳧如何纔踏春明
路又看仙人對奕圖局中局外兩沉吟猶是人間勝負
心那似頑仙癡不省春風蝴蝶睡鄉深今老矣自迹生
平亦未能踐斯言蓋言則易耳

田氏姊言趙莊一佃戶夫婦甚相得一旦婦微聞夫有
外遇未確也婦故柔婉亦不甚溫但戲語其夫尔不愛
我而愛彼吾且縊矣次日縊田間遇一巫能視鬼見之
駭曰尔身後有一縊鬼何也乃知一語之戲鬼已聞之
矣夫橫亡者必求代不知陰律何所取殆惡其輕生使
不得速入轉輪且使世人聞之不敢輕生歟然而又啟
鬼闕之漸併聞有縊鬼誘人自裁者故天下無無弊之
法雖神道無如何也

夫取法於無所不備

取法於無所不備

取法於無所不備

取法於無所不備

取法於無所不備

取法於無所不備

取法於無所不備

取法於無所不備

姚安公言霸州有老儒古君子也一鄉推祭酒家忽有

狐崇老儒在家則寂然老儒出則撼窻扉毀器物擲污

穢無所不至老儒緣是不敢出閉戶修省而已時霸州

諸生以河工事愬州牧期會於學宮將以老儒列牒首

老儒以狐崇不至乃別推一王生瑞後王生坐聚衆抗

官伏法老儒得免焉此獄興而狐去乃知爲尼其行也

是故小人無瑞小人而有瑞天所以厚其毒君子無妖

君子而有妖天所以示之警

琴工錢生言

錢生常客裘文達公家日相狎習而忘問名字鄉里其鄉有人家酷

貧傭作所得悉以與其寡嫂嫂竟以節終一日在燭下

撚紵線見窻隙一人面其小如錢目炯炯內視急探手

攫得之乃一玉孩長四寸許製作工巧土蝕斑然鄉僻

無售者僅於質庫得錢四千質庫置櫝中越日失去深

懼其來贖此人聞之曰此本怪物吾偶攫得豈可復脅

取人財具述本末還其質券質庫感之常呼令傭作倍

酬其直且歲時周恤之竟以小康裘文達公曰此天以

報其友愛也不然何在其家不化去到質庫始失哉至

慨還質券尤人情所難然此人之緒餘耳世未有鏗薄
姦黠而友于兄弟者亦未有友于兄弟而鏗薄姦黠者
也

王慶垞一媪恒爲走無常有貴家姬問之曰吾輩爲妾
媵是何因果曰冥律小善惡相抵大善惡則不相掩媵
等皆積有小善業故今得入富貴家又兼有惡業故使
有一綫之不足也今生如增修善業則惡業已償善業
相續來生益全美矣今生如增造惡業則善業已銷惡
業又續來生恐不可問矣然增修善業非燒香拜佛之
謂也孝親敬嫡和睦家庭乃真善業耳一姬又問有子
無子是必前定祈一檢問如冥籍不註吾不更作癡夢
矣曰此不必檢但常作有子事雖註無子亦改註有子

若常作無子事雖註有子亦改註無子也先外祖雪峰
張公爲王慶垞曹氏壻平生嚴正最惡六婆獨時時引
與語曰此嫗所言雖未必皆寔然從不勸婦女布施佞
佛是可取也

族姪肇先言曩中涵叔官旌德時有掘地遇古墓者棺
骸俱爲灰土惟一心存血色猶赤懼而投諸水有石方
尺餘尚辨字迹中涵叔聞而取觀鄉民懼爲累碎而沉
之諱言無是事乃里巷訛傳中涵叔罷官後始購得錄
本其文曰白壁有瑕黃泉蒙恥魂斷水潛骨埋山趾我
作誓詞祝靈壙底千百年後有人發此爾不貞耶消爲
泥濘爾儻銜冤心終不死末題壬申三月耕石翁爲第
五女作蓋其女冤死以此代誌觀心仍不朽知受枉爲
真然翁無姓名女無夫族歲月無年號不知爲誰無從

考其始末遂令竒迹不彰其可惜也夫

之六初益其女靈天以九丹其時

或數兩刻海其時其時其時其時

其時其時其時其時其時其時其時

本其之曰曰望其時其時其時其時

其時其時其時其時其時其時其時

其時其時其時其時其時其時其時

其時其時其時其時其時其時其時

其時其時其時其時其時其時其時

許文本言康熙末年鬻古器李鷺汀其父執也善六壬

惟晨起自占一課而不肯為人卜曰多洩未來神所惡

也有以康節比之者曰吾纔得六七分耳嘗占得某日

當有仙人扶竹杖來飲酒題詩而去焚香候之乃有人

携一雕竹純陽像求售側倚一貯酒壺盧上刻朝遊北

海一詩也康節安有此失乎

費長房効治百鬼乃後失其符爲鬼所殺明宗儼卒刺
刃陷胸莫測所自人亦謂役鬼太苦鬼刺之也恃術者
終以術敗蓋多有之劉香畹言有僧善禁咒爲狐誘至
曠野千百爲羣嗥叫搏噬僧運金杵擊踏人形一老狐
乃潰圍出後遇於途老狐投地膜拜曰曩蒙不殺深自
懺悔今願皈依受五戒僧欲摩其頂忽擲一物幕僧面
遁形而去其物非帛非革色如琥珀粘若漆牢不可脫
瞽悶不可忍使人奮力揭去則面皮盡剝痛暈殆絕後
痂落無復人狀矣又一游僧榜門曰驅狐亦有狐來誘

僧識爲魅搖鈴誦梵咒狐駭而逃旬月後有媪叩門言
家近墟墓日爲狐擾亡往禁治僧出小鏡照之灼然人
也因隨往媪導至堤畔忽攫其書囊擲河中符籙法物
盡隨水去媪亦奔匿秫田中不可踪跡方懊惱間瓦礫
飛擊面目俱敗幸賴梵咒自衛狐不能近狼狽而歸次
日即愧遁久乃知媪即土人狐以金賂之使盜其符耳
此皆術足以勝狐卒爲狐筭狐有策而僧無備狐有黨
而僧無助也况術不足勝而輕與妖物角乎

舅氏五占安公言留福莊木匠某從卜者問婚姻卜者
戲之曰去此西南百里某地某甲今將死其妻數合嫁
汝急往訪求可得也匠信之至其地宿村店中遇一人
問某甲居何處其人問訪之何爲匠以寔告不慮此人
即某甲也聞之恚憤掣佩刀欲刺之匠逃入店後踰垣
遁是人疑主人匿室內欲入搜主人不允互相格鬪竟
殺主人論抵伏法而匠之名姓里居則均未及問也後
年餘有媪同一男一婦過獻縣云叔及寡嫂也媪暴卒
無以殮叔乃議嫁其嫂嫂無計亦曲從匠尚未娶衆爲

媒合焉後詢其故夫正某甲也異哉卜者不戲匠不往
匠不往無從與某甲鬪無從與某甲鬪則主人不死主
人不死則某甲不論抵某甲不論抵此婦無由嫁此匠
也乃無故生波卒輾轉相牽終成配偶豈非數使然哉
又聞京師西四牌樓有卜者日設肆於衢雍正庚戌閏
六月忽自卜十八日橫死相距一兩日耳自揣無死法
而爻象甚明乃於是日鍵戶不出觀何由橫死不虞忽
地震屋圯壓焉使不自卜是日必設肆通衢中烏由覆
壓是亦數不可逃使轉以先知誤也

霍養仲言一舊家壁懸仙女騎鹿圖欵題趙仲穆不知

確否也

仲雍名雍松
雪之子也

每室中無人則畫中人緣壁而行

如燈戲之狀一日預繫長繩於軸首伏人伺之俟其行

稍遠急掣軸出遂附形於壁上彩色宛然俄而漸淡俄

而漸無越半日而全隱疑其消散矣余嘗謂畫無形質

亦無精氣通靈幻化似未必然古書所謂畫妖疑皆有

物憑之耳後見林登博物志載北魏元兆捕得雲門黃

花寺畫妖兆詰之曰爾本虛空畫之所作奈何有此妖

形畫妖對曰形本是画画以象真真之所示即乃有神

况所画之上精靈有憑可通此臣之所以有感感而幻
化臣寔有罪云云其言似亦近理也

驍騎校薩音綽克圖與一狐友一日狐倉皇來曰家有
妖祟擬借君墳園棲眷屬怪問聞狐祟人不聞有物更
祟狐是何魅歟曰天狐也變化通神不可思議鬼出電
入不可端倪其祟人人不及防或祟狐狐亦弗能睹也
問同類何不相惜歟曰人與人同類強凌弱智給愚寧
相惜乎魅復遇魅此事殊竒天下之勢輾轉相勝天下
之巧層出不窮千變萬化豈一端所可盡乎

